

少年不知愁滋味

仲维柯 著

全民微阅读系列



江西高校出版社
JIANGXI UNIVERSITIES AND COLLEGS PRESS



作者简介

仲维柯，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山东省小小说学会理事，中学语文高级教师，邹鲁语文名师，“感动邹城”十大人物。因向学生承诺“‘每周一文’写给学生看”走上文学创作之路。共发表作品500余篇（首），散见于《中国文学》《山东文学》《当代文学》等近百种报刊杂志，有作品入选《2011中国年度微型小说》《2013中国年度微型小说》等80余部丛书。

全民微阅读系列

少年不知愁滋味

SHAONIAN BUZHI CHOU ZIWEI

仲维柯 著



江西高校出版社
JIANGXI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少年不知愁滋味 / 仲维柯著 . — 南昌 : 江西高校出版社 , 2017.1

(全民微阅读系列)

ISBN 978-7-5493-5153-4

I. ①少… II. ①仲… III. ①小小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8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40644 号

出版发行社	江西高校出版社
社址	江西省南昌市洪都北大道 96 号
总编室电话	(0791) 88504319
销售电话	(0791) 88592590
网址	www.juacp.com
印刷	北京一鑫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本	700mm × 1000mm 1/16
印张	14
字数	160 千字
版次	2017 年 1 月第 1 版 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493-5153-4
定价	36.00 元

赣版权登字 -07-2017-162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图书若有印装问题 , 请随时向本社印制部 (0791-88513257) 退换

目 录

第一辑 特别推荐 / 1

- 八路爷 / 1
豆豆的南瓜 / 3
喋血葬礼 / 6
冬眠 / 9
麻三爷和他的鹰 / 11
作家和他的老妻 / 14
祖父的雅病 / 17

第二辑 感恩父母 / 21

- 父亲的南丑脸 / 21
父亲的收音机没有关 / 24
黑黑 / 26
六枚鸡蛋 / 28
一定让父亲喝上酒 / 30
父亲那年六十一 / 33
奶奶能当科学家 / 37
娘的香椿树 / 39

第三辑 往事悠悠 / 42

- 佛缘 / 42
风水 / 46



家门 / 49
命里有的 / 51
消失 / 55
名分 / 58
荒年婚事 / 60
风水落 / 63

第四辑 童年记忆 / 66

大黄犍的葬礼 / 66
双城岭历险 / 69
少年不知愁滋味 / 72
捞笕 / 75
红泥 / 77
上套 / 81
杨花落尽子规啼 / 83
杀过年猪 / 86

第五辑 官场春秋 / 90

黑鱼，红鱼 / 90
沙河之殇 / 92
茶缘 / 95
钟馗真捉“鬼” / 97
迁坟 / 99
寒心 / 102
幺舅 / 104
这个中秋没有月亮 / 107

第六辑 乡村季风 / 109

- “庄户人”编辑部 / 109
送行 / 111
三坟 / 113
邻里养老院 / 115
等待 / 117
山神庙 / 119
遗愿 / 121
嚎三爷 / 124

第七辑 生活百态 / 127

- 傻姑 / 127
黑儿白儿 / 130
不幸 / 132
五百元一枚 / 133
照相 / 135
绝招 / 138
先给狗盖幢楼 / 140
枣儿谣 / 143

第八辑 校园广角 / 146

- 女儿的日记 / 146
一块钱 / 149
门 / 151
作业 / 153
儿子来信了 / 155



小熊老师 / 156

选择 / 159

我非英雄 / 161

噩梦 / 164

第九辑 啼笑皆非 / 168

谁跟我通腿 / 168

第 N 种怕老婆的原因 / 172

诗人与坏蛋 / 174

幸运儿 / 177

两个富翁的绑架 / 179

孔明失算 / 181

老板、作家和狗 / 183

作家的疗法 / 185

村主任与猪的故事 / 187

一只猫的职称问题 / 190

第十辑 历史拾遗 / 192

好孩子寤生 / 192

生死讨价 / 194

最后的尊严 / 197

枕边醉话 / 199

我只是一个母亲 / 202

金陵驿道 / 204

三唐 / 207

附 录 / 211

中学生习作小小说应注意的几个环节 / 211

微型小说的“俗”与“雅” / 214

后 记 / 216



第一辑 特别推荐

千万别低估孩子们对文章的鉴赏能力，千万别漠视中学生“肤浅”的感性判断。很多时候，孩子们对文章的评判与报纸杂志编辑老师的观点竟惊人一致！作文课上学生们反应热烈的教师下水作文，往往能被编辑老师看中，且被多次转载。本书第一辑就选编被历届学生称道的下水文，因而被称为“特别推荐”。

八路爷

什么是铮铮铁骨？什么是侠骨柔情？什么是公而忘私？什么是忠贞不渝？这些都会在《八路爷》那里找到答案。

八路爷是村里第一个领公家钱的人，虽然那时每月只有八块。

夏日炎炎，蝉儿聒噪。八路爷常常捻着一沓钱给我们这群被烈日逼进树荫的光腴猴子讲打鬼子的故事。末了，他总忘不了念叨上两句：共产党、八路军记着俺哩，每月都准时给俺送钱来……

听人说，八路爷十多岁就跟其大伯闯关东，因不堪小鬼子凌辱加

少年不知愁滋味

入了“抗联”。在一次激烈的战斗中，身负重伤的连长握住八路爷的手，不一会儿便闭上了眼睛。急红了眼的八路爷大吼一声：“咱连长牺牲了，现在我就是连长，都听我的！”领着全连剩下的十几个人，忽进忽退，忽左忽右，声东击西，指南打北，竟从小鬼子的网眼里钻了出来。

打日寇追老蒋，由东北到西南，不识一字的八路爷真可谓福大命大造化大，钻了十多年的枪林弹雨，玩了多半辈子枪，竟没被枪伤过一次。

四十多岁的八路爷回乡了。公社让他留下任职，八路爷不干：不认识半个字皮，这文化人干的活儿咱做不了，还是让我回生产队劳动吧。

八路爷一生未娶。那些想为他提亲的人总听到这样的话：咱都到身入半截土、准备棺材板的年龄了，可不能祸害人家！——再说，一辈子杀了那么多人，谁跟我，老天都会给她罪受。

在我们孩子眼里，八路爷像个小脚老太婆，永远面带着微笑，在同别人的“嘘寒问暖”中慢腾腾地走着。可那一回我们目睹了他的虎威。

小山村中心大街一侧有条排水沟，沟东有棵大梧桐树，高大挺拔，葱葱郁郁。八路爷最爱树下纳凉，他说这里有当年冲锋陷阵战壕的感觉。沟西正对着的是寡妇春兰和儿子秋生的家，孤儿寡母在那年月挺艰难的。

这一天，顽皮的秋生把村革委主任家的鸡崽踩死一只，这可惹恼了素有“母夜叉”之称的主任老婆。

“你这个地主羔子（春兰娘家是地主），养了这么个王八犊子……”为了解恨，主任老婆竟在厕所里舀了大便要往春兰身上泼。

在沟东纳凉的八路爷见此情景，猛地跳起，两米多宽的沟一跃而过，三步两步来到主任老婆面前，夺下盛粪的舀子，抓住她的领窝，

狠狠地一推，主任老婆便重重地摔在地上，而后发出杀猪般的干号：

“杀人啦，老八路杀人啦……”

“杀了你又怎么样，老子杀的鬼子比你见的人都多，不少你这个不讲理的腌臢泼妇。若再欺负这孤儿寡母，杀了你也说不准，反正我无牵无挂。”

后来听人说，当天晚上，革委主任领了好多“革命小将”去抓八路爷。可到了家门口，主任才发现，自己身后已空无一人，——这死人堆里爬出来的老革命，谁敢抓？——也只好作罢。

1980年春，八路爷猝然长逝。眼见他过去的人说：一袋烟的工夫，就去了，没多少痛苦。也许他的枪法好，战场上—枪一个，没给别人多些痛苦，阎王爷也没为难他。

八路爷生前求队长为他办两件事：

（一）我若活不到1985年，到那年再销我的户口——我1935年入党，有生党龄50年，是我多年愿望。

（二）除去应交党费外，把我所有积蓄，全买肉给村里孩子们吃吧——这些年，青菜萝卜葱，瓜果半年粮，孩子们太苦了，让他们拉回馋吧。

那年，村里杀了八头大猪，全村老老少少拉了回足足的馋。

那肉，可真香！

（原载《小小说选刊》2006年第6期）

豆豆的南瓜

留守在乡村的孩子呀，一个南瓜，他会搂着睡得很香很香，因为南瓜两面刻了画——那个长头发的是妈妈，那个有胡子的是爸爸。

少年不知愁滋味

阳光，依然像豆豆的圆脸那样光彩灿烂。

豆豆蹲在地上，双手托着绯红的脸颊，看着眼前蓊郁的南瓜藤蔓，甜甜地笑了。

豆豆是个三岁的小男孩，因为爸爸妈妈外出打工，只好跟爷爷奶奶生活在一起。

爸爸妈妈是春上走的，走的那天，豆豆哭闹了好长时间。

离开爸爸妈妈的豆豆也很乖，只在院子里、大门口自个玩耍。

那天，豆豆好一阵子没了动静，奶奶忙丢下手头的活儿到外面去找。哈，小家伙蹲在地上，正看邻居李婶在自家大门旁种南瓜呢。只见他双手托着脸颊，眼眸里透着万分的神奇，不时地问这问那。

“李奶奶，您种的什么？”

“南瓜，给豆豆种的南瓜。”

“好吃吗？”

“又好吃，又好看。第一个大南瓜一定给俺豆豆。”

豆豆高兴得拍起了手。

“第一个大南瓜给了俺豆豆，这面刻上爸爸的脸，那面刻上妈妈的脸；豆豆想爸爸了就看这面，想妈妈了就看那面……”

豆豆高兴得跳了起来。

从那以后，豆豆特别喜欢李婶，虽然李婶长有一张很不好看的南瓜脸。

自从李婶门前种下了那南瓜，豆豆总往她门口跑。

南瓜发芽了，豆豆知道；南瓜展开第一片叶子，豆豆也知道；南瓜开花了，豆豆知道；南瓜坐果了，豆豆也知道。

豆豆渴了，首先想的是为南瓜浇水；豆豆饿了，首先想的是为南瓜施肥；豆豆不舒服，就央求奶奶到南瓜藤蔓上找虫子……

日子过得真快，那株南瓜的藤蔓苦满了整个院墙，零零星星的

黄花点缀其间，吸引了许多孩子驻足观看。

豆豆决不让任何人去碰那株南瓜藤蔓，哪怕是下面的一片枯黄的叶子。

第一个南瓜是豆豆用来刻爸爸妈妈的，豆豆连做梦都这样想。

第一个南瓜在阳光雨露呵护下慢慢胀大。颜色由深绿到浅绿，再到浅白，最后泛出了橘红色。

终于有一天，一个红彤彤扁圆柱形的大南瓜赫然挂在了藤蔓上。而这时，豆豆看南瓜更勤了。

李婶摘了第一批南瓜——当然也包括第一个大南瓜——拿到集市上卖了个好价钱。

那天，豆豆不吃不喝，急得奶奶团团转。

豆豆还是天天去看，因为那藤蔓上的南瓜多得是。

李婶卖了一批又一批南瓜，豆豆伤心了一回又一回。

秋风起，黄叶落，几个黄黄的小南瓜孤零零地挂在落光了叶子的藤蔓上。可豆豆依然在下面痴痴地看着。

李婶出家门，看见了发呆的豆豆，忙顺手从院墙上摘下了几个小南瓜。

“豆豆，拿着画你爸爸妈妈去吧。”李婶似乎想起了自己的承诺。

豆豆只拣了个最大的唱着跳着回家了。

奶奶帮助豆豆在南瓜两面刻了画——那个长头发的是妈妈，那个有胡子的是爸爸。

那天夜里，豆豆搂着刻有爸爸妈妈的南瓜，睡得很香，很香……

（原载《新课程语文导刊》2007年6月）

喋血葬礼

国难当头，柔弱的老秀才临终高呼——“岳武穆！岳武穆！岳武穆——”这一声喊出了中华民族的骨气和尊严。

当长工老万告诉东家老爷凤凰岭发现一具国军士兵尸体时，塾里的老秀才仍在宣纸上工笔抄写着岳武穆的《满江红》。

老秀才是东家老爷聘来的塾师。

“也就二十出头，像个读书娃——可能是前天夜里从山那边爬来的。”

“唉，找个地方埋了吧。这年月，谁都靠不住！”

东家慨叹“靠不住”的，是省国民政府主席韩复榘。作为一方行政长官的他，在日寇大兵压境之时，非但没有抵抗，反而领兵由曹县入河南，寻求自保去了。日本人沿津浦路向南，直逼大汶口、兖州、邹县……

山那边？山那边是邹县通往滕县的咽喉之地。

前天夜里，正值风狂雪急，从兖州、邹县退下来的国民党守军在这咽喉之地，打了一场伏击战，双方死伤无数。

老秀才就是在那炮声隆隆的夜里开始抄写《满江红》的。从那时起，他不吃不喝，不言不语，通宵达旦地抄着。

“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老秀才每每抄完此句，总要站起来看看窗外，似乎在期盼着什么。

老万领着几个人去了，老秀才也轻轻打开了门。

凤凰岭阴面山谷雪地里，确实躺着具面目可怖的年轻国军士兵

尸体：血肉模糊的脸、蜷曲着的躯体、残缺不全的衣衫……这些都被严寒定格成了永久的惨烈与刚毅。

就近艰难地挖了个四方土坑，老万几人壮着胆子将那具早已冻僵的尸体放了进去，慌忙铲土去埋。

“慢！”旷野里猛地传来一声吼叫，惊得老万等人冷汗直流。

老秀才不知什么时候出现在大家眼前。只见他身着孝装，臂挽白绫，手捧厚厚一摞沾有浓浓墨迹的宣纸。

放下宣纸白绫，老秀才跳下土坑。

老秀才解开棉袍，将那士兵轻轻揽入怀中，像一名慈爱的父亲用滚烫的肌肤用心地温暖着自己冻坏了的孩子，很久，很久……

直到那士兵脖子能摆正，四肢能伸直，老秀才才将他轻轻放入坑中。

掏出手绢，轻轻擦去他脸上身上的血垢、泥土；扶正头，摆正躯体……这时候，老秀才珠子似的泪水开始簌簌落了下来。

拿来那摞宣纸，一张一张盖在士兵身上，那一张张铿锵有力的《满江红》，俨然一件不朽的金缕玉衣。

老万等人呆呆地看着疯癫癫的老秀才。朔风也似乎大了起来，整个山岭都在呜呜作响。

老秀才将修长白绫朝空中一摆——哗啦啦，白绫在空中舒展开来，飘了几下，随即落下，将土坑严严盖住。

“壮士！老朽送你来了！”

老秀才长跪在白绫之前，痛哭不已。

风声、哭声、偶尔的几声乌鸦尖叫声，在空旷的岭上发出强烈的回响，既而轻飘飘传向远方。

老秀才哭了好一会儿，猛地站起，张口咬断食指，挥手朝白绫写去——

少年不知愁滋味

“民国二十六年穷冬，惊闻倭贼肆虐，九州染侵。目壮士之殒国，思英灵之铸丹，悲情不已，衔哀致诚，吊以文曰：”

老秀才断指如同打开的水龙头，鲜血汨汨而出。

“悲夫！戎马倥偬，关山若飞，白山黑水，碧血长城，不知英梓何在！铁骨铮铮，豪气贯宇，冲冠怒发，崔嵬长躯，不知英灵何去！……”

也许写下的文字太多，也许老秀才年老体弱，血脉不甚畅通，那根咬断的食指已成即将燃尽的蜡烛，放射出的光也是淡淡的红色。

老人再次张口，重重向中指咬去——烛光猛地增到最红色。

“汝，炎黄英烈，华夏脊梁，齐鲁幸甚，长眠于斯。吾齐鲁山河，何其幸哉！”

老秀才的身体晃了几下，忙跪下来继续再写。

“岳武驾车饮虏血，戚军长鞭啖倭肉。蚍蜉撼树犹可笑，伶仃鬼火遮星斗……”

老人身体不断抖动，老万等人忙上前搀扶。

“呜呼！汝，为国而去，天地共知；汝，为义而歿，四方喻晓。苍山银月，皓雪皎明，朔风野大，交急隆冬。吾，一毫耄老朽，为君送行耳……”

老秀才一阵眩晕，昏厥过去。

老秀才再度醒来时，已气若游丝，连眼睛都不能张开。

突然，老秀才猛地睁开那双滞合的双眼，仰天长啸——

“岳武穆！岳武穆！岳武穆——”

一注鲜血由口中喷涌而出，老秀才气绝身亡。

（原载《济宁日报》2008年10月）